

竹蛭汤里慰乡思

□南京 关立蓉

多年前,我从黄海边的小城,随军来省城生活。刚来的那段时间,每次去菜场,心里都暗暗失落,蔬菜和肉类琳琅满目,海鲜很少。家乡的菜场,可谓“十家三摊铺,一日两潮鲜”:成筐的文蛤,女摊主手里的刀,一劈一挖一转,文蛤肉落在脚下的碗里,一小会儿工夫,就满一碗;活生生的青壳海蟹,威武地在大盆中爬行,一对钳子张牙舞爪;一箩箩新鲜的鲳鱼板鱼带鱼,银闪闪的鱼鳞,和着水珠,在阳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泽……

有次去菜场,经过一个干货摊点,意外发现出售老家的竹蛭干,那一刻,欣喜若狂。家乡的蛭,小巧玲珑,形似竹管,壳色嫩黄,所以称之为竹蛭。蛭干取自新出海的竹蛭,置于烈日下暴晒,天地烘烤,时间酝酿,蒸发出盐和水,肉质肥厚,色泽淡黄,“活晒”后的蛭,放在鼻下闻闻,一股鲜香。

春节期间,就地过年。聊慰思乡之苦,必然要做一锅竹蛭汤。买来地道本港蛭干,在水里泡一夜,泡软后切下短短的“蛭鼻子”,洗净里面的泥沙。活的蛭,其实蛭鼻子

挺长,在它新鲜的时候,大部分已经被切除,做成另一道菜——“炆蛭鼻”,吃一个,浓烈的海腥滋味,咯嘣脆爽。

准备蛭汤所要用的食材,是个细致功夫:蛋皮丝,最好是草鸡蛋摊成,色泽才金黄;肥肉条,不带一丝精肉,完全雪白色;冬瓜条,刀功要好,切成统一的薄片长条,绿色筋络丝丝分明;木耳温水充分泡发,肉质肥厚;点睛之笔,必须加入那被称为“天下第一鲜”的文蛤,才能充分调出竹蛭的鲜味。

肥肉条放进了油锅,炸出香味,入蛭翻炒,再将文蛤和其他辅料一起倒入,最后一招秘诀,汤底用的骨头汤,丝毫不加一滴水。食材在铁锅里沸腾,一股股浓郁的香气逐渐蔓延开来。

出锅入白瓷汤碗,酽酽的竹蛭汤,色泽奶白如乳,不小心泼在桌上几滴,竟不散珠。淡黄的蛭肉如嫩玉般隐现在汤中,如温泉水滑洗凝脂,难怪故乡蛭汤有个文艺名字——贵妃出浴,实在是名副其实。忍不住先尝一勺,浓香瞬间包围味蕾,妙不可言。

春泥

□江西鹰潭 童如珍

到了春分,江南就不再是春寒料峭。阵阵暖风吹过,桃花、梨花竞相怒放。干冷了一冬的泥土,已喝足了水分,晒暖了身子。她要敞开心扉,抱紧她的孩儿——那些作物的种子,去滋润润存,给它们养分,使其生根、发芽,乘势而长。

庄稼人得趁早播种他们一年的希望,而春泥则是希望的根基与保障,须小心地伺候。首先做秧田甚为讲究,操作精细,先犁,后耙,再打碌碡,最后反复杖平。那一畦畦的秧田,就像一块块水嫩的豆腐,油光细腻,表皮封裹,其内浆泥萌动欲出。撒上发芽了的稻种,不几天,便绿萋萋的一片。

田埂的作用,既能锁住田水,又可种上黄豆,增加收成。农民用锄头将田泥搅揉后,一坨坨的搭上田埂,再像泥瓦匠粉刷墙面一样,认真地抹平拉齐,使得一条条田埂如梯形的泥墙,光洁流畅。低身用手一按,泥面柔软富有弹性,宛若

姑娘的肌肤。暖阳照晒,一股泥土的氤氲之气蒸蒸日上,吸一口,如吞了薄荷似的全身清爽。若光脚行走其上,以为踩上席梦思床,温暖舒坦。这时,你会感觉来自泥土的灵气,自下而上,串流你身体的每根血管、每个细胞,将之激活而春心荡漾。

春耕者小憩,总会一屁股坐上田埂,然后抽上一支烟,看那蚯蚓在泥路上爬行,燕子在田野上翻飞,再深情地欣赏自己劳作的成果,脸上流露出满意的微笑。

插完早稻后,农民使用斧头在田埂上劈出等距离的斜穴,放进黄豆种,再撒上草木灰。不几天,豆芽从穴缝里探出头来,一片叶,两片叶,呼呼地往上长。这种黄豆叫“田埂豆”,在野外光合作用的时间长,春天播种,晚秋采割,吸收稻田泥水的养分充足,所以营养丰富,口感极佳。冬天,农家将黄豆与猪脚一同放进瓦罐,盖紧罐口,然后塞

在这氤氲升腾的鲜香中,想起有年春天,跟着父亲去海边寻竹蛭的往事。

拿着根小竹棍,跟在父亲后面下海,好奇又紧张。他一手拿着小铲子,一手拿着很小的网袋,弯着腰,看到小洞,兴冲冲地跑过去,铲了几下,听到滋滋响声,我心里一阵高兴,待父亲挖出一看,却是蛭(另外一种海洋小生物)。眼看着潮水快要上来,远处有渔民,挑着满网的文蛤,打着号子,急匆匆地上岸。以为这趟下海无功而返,无意间,用手里的小竹棍戳一个小沙孔戳去,竟然发现了一只躲藏在里面的蛭,父亲大喜!四周寻找,一下子挖出了二三十条蛭,足有二斤多,塞满小网袋。那时,蛭有七八元一斤,做教师的父亲,月工资才三十多元。

我拍了张竹蛭汤的图片,发在家人群。刚学会使用微信的父亲打了一行字:“眉目浑成银烁烁,肌肤嫩肌玉溶溶”。母亲发来的图片,一碗碗劈好的文蛤肉,依次列队在冰箱冷冻室,还有虾饼、蛭好皮的鲨鱼干……这个春节,我们没有回家,母亲依然很忙碌。

入灶膛,一边烧火做饭,一边让余火灰烬焖黄豆腐脚。良久,余温散尽,从灶膛里取出瓦罐,盖一揭开,黄豆与肉的混合香气扑面而来,几乎将你熏倒。这种香气传播很远,百米之外定能嗅到。赶紧夹一块猪脚,舀一勺黄豆放进嘴里,那种绝妙的味道无以言表。

谷雨之前,稻田已整理好,只等秧苗长齐,便可栽插。早稻田的翻耕也很花功夫,头一年晚稻田里播种的红花草,第二年春天茎叶葳蕤,春风一吹,紫红花开,一片花海,煞为壮观。农户将红花草犁翻在泥下,酵沤数天后,田泥的肥力大增,这叫有机肥。当脚踩入田中,田泥会“咕咕”地冒气泡。

尚未插上秧秧的水田,一层薄薄的水盖着田泥,太阳一照,波光粼粼。找一高处眺望,你会发现,江南的春天如诗如画,春泥是画板,任由山青水绿,姹紫嫣红,涂画出绚烂色彩。

生活的符号。陶渊明所著的自传色彩小说《五柳先生传》中,开头就说明“五柳先生”的来历:“先生不知何许人也,亦不详其姓字。宅边有五柳树,因为号焉。”屋前栽种的五棵柳树,不事雕凿,自然天成,它们不仅有温良谦恭的柔和,也有不受人掣肘的傲骨。

春色怡人,造访位于苏州吴中区的穹窿山。来到腹地的茅蓬坞,它是一代兵圣孙武的隐居地,也是《孙子兵法》的诞生地。登高至上真观,俯瞰四周,茂竹修林,古木苍翠。远眺孙武文化园,湖畔的柳树随风摇曳,仿佛诉说着千秋往事,在这一派兵家气场合中显得分外和谐。我不由心中一动,至柔者至坚,无欲则刚。理想的生存状态,也许是既有至柔如水的处世哲学,又从不失却良知与风骨的坚韧内心。

凝望着这一池春柳,我看到了阳光下熠熠生辉的永恒之绿。

别人的断片

□南京 周大桥

晚上10点多,汉中门地铁站。钻进车厢的一刹那,一位中年大姐慌张地跳出来:有人吗?有人吗?

地铁站台上没有回应,车厢里所有人都惊恐地瞪着眼睛。微醺的我们,一走进车厢,就瞄准两个空座。正欲坐下,发现一个年轻人正从座位底下挣扎着爬起来。不要说,今天见鬼了,见到“酒鬼”了。

大姐没有喊到保安或警察,又赶紧退回车厢,边退边说:下一站应该有工作人员,这小子酒喝多了,刚才人也跌下了,眼镜也摔了。对面的妇女、老汉跟着现场解说:一上来,就发现他多了,酒气重得不得了。我怵生转过头去,只见醉酒男眼睛闭着,呼吸好像很用力,皮包远远地躺倒在一边。身边的朋友乘客试探地问:你,你到哪一站下?他一言不发,可能什么也没听见,或者没有精力作答。

上海路站到了,大姐又一个箭步下车去寻求帮助,我也伸出头,跟着喊了两嗓子:有民警吗?有保安吗?远远地,看到有保安在指挥秩序,大姐扬扬手臂,大声叫喊:这边有人醉酒了,快来帮帮!

车子“嘟、嘟、嘟”关上了门,大姐只顾着喊保安,错过半秒,没能上得了车。对面带着小孩的女士,带着惋惜惊叫:哎哟,她……她没来得及!没来得及!身边人说:没事,可以上下一班车的。

醉酒男开始摸索眼镜,戴上,摘下,戴上,摘下……他在反复,我在观察,隐隐替他担心:此刻的他,还会清楚哪一站下吗?下来会安全吗?上电梯,出地铁站……假

二月兰

□南京 张澜涛

走进南京理工大学的校园,爽润的香气扑鼻而来,正是二月兰传递的春的味道。一口深呼吸,五脏六腑全被这香味渗透。平凡的二月兰,造就和渲染了南理工广袤无垠、波澜壮阔的花海奇迹。

南理工的二月兰,跟其他地方天女散花般二月兰是不一样的。这里的二月兰,铺满了水杉林的地面和校园所有未被水泥覆盖的地方,开成了大气磅礴的花海的气势。近观,虽然没有梅花的姹紫嫣红、牡丹花的雍容华贵、杜鹃花的艳丽妩媚,更无桃花流水杳然去的痴情追踪,但她有自己的特质和品位。那薄如蝉翼的花瓣,像在染缸里浸泡过的丝绸,轻轻地用手触摸一下,有点微凉如水的感觉。那蓝紫色青涩的花骨朵,像呈长圆条状,像钉螺头大尾细,又像一粒粒放大了若干倍的泰国香米,正在听候命令做着含苞待放

如一个跟头栽下来,会不会出大事?

推人及己,不禁恐怖。一个月前,也在这条地铁上,一定有人发现过一个醉酒大叔,可能也是这副醉态,那个醉酒的大叔,就是我。那天,新结识朋友甲,桌上突然冒出来一股自信,不顾好友劝告,白酒加啤酒,一口一壶,绝不跑冒滴漏。喝到最后,朋友乙发现势头不对,坚持送我上地铁,而我信心勃勃,坚决谢绝,甚至一把将他推出车门之外。乙赶紧招呼朋友丙送我回家,丙从洗手间出来,我已经飞奔上车……这些都是来自他们的交叉讲述,我全然不知。后来的后来,不知道我一个人怎么中途转了车,不知道到站后怎么找到一号出口,不知道出站后在茫茫车流里怎么找到我那辆自行车,不知道怎么骑过两个红绿灯……断片,断片。

不过,断片之中还是隐约有一点点印象。从车上摔倒在地,我强迫自己爬上车座。当时,一定残留了一点点行为能力。就像眼前的这位醉酒男,显然,他也有一点点模糊的知觉。当地铁里报站说“新街口站到了”,他慢慢站起身,拿起包,踉踉跄跄地走起来……还没有走出车厢,冲上来三位保安:哪个酒多了?哪个酒多了?很快,他被保安“左右夹攻”,带离车厢……一定是那位大姐报警以后,这边站点了得到了信息。

车厢里安静了,大家都因为一个陌生人而揪心。刚刚,大家也因为一个陌生人而温暖。而我,感觉是加倍的复杂。因为刚刚围观的是一个陌生人,也是曾经的自己,在别人的断片里发现断片里的我。

柳

□江苏张家港 郭瑜

正是岸芷汀兰、柳烟花雾的时节,绿柳依依,惊起堤岸一池春水。

“今宵酒醒何处?杨柳岸,晓风残月。”宋代柳永《雨霖铃·寒蝉凄切》的词中,风舞飞扬的杨柳,见证了诗人的落魄不羁与离人的段段伤情。古人离别时,素有折柳赠的风俗。《三辅黄图·桥》中有这样的记载:“灞桥在长安东,跨水作桥。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。”而古乐曲名《折杨柳》,也常用来表达惜别怀古之意。看昆曲《牡丹亭》游园片段时,杜丽娘梦中的柳梦梅,手托一只白色花瓶,瓶中斜插一枝柳条,翩然而至,柳的丝丝伤感与柔美,在昆曲一波三折的唱腔中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柳是至柔的,但它又是坚韧的,它在侠客的世界里快意纵横。记得读过的第一本武侠小说《七剑下天山》中,美艳又武艺高超的女子,通常长着一对柳叶眉,是极美

的,而她们生气时,则会柳眉倒竖,英气逼人,正如柳的硬核无法雪藏。梁羽生在书中独创了“飞花摘叶”的功夫,未详述所摘何花何叶,而我想柳叶尖尖,应是充当暗器的上选。此外,书中各路大侠云集,手持柳叶刀,齐聚柳林深处,饮酒猜拳、豪气冲天,使那片柳林平增了几分柔中带刚的洒脱。

柳的坚韧使它有了多种变化的可能。单根的柳条可以编成俏皮的头圈;数十根柳条绑起来,可以做成柳编帽。小时候,看到调皮的男生拧下柳条,在枝头剥出一圈枝皮,用手快速一勒,所有的柳叶都并到一起,像个小皮球般,然后拎起柳条,踢了会“小皮球”,采片柳叶吹出清脆的哨声,仿佛吹响了战斗的集结号,一群男生闻风狂奔到某个约定的会合点,玩到天黑。

“高柳三五株,可以独逍遥。”柳,又是古人向往或安于遁世归隐